

訪客 ■ 王岫晨

瀛苑副刊

今天天氣真晴朗，好想出去走走。慵懶的陽光，喚醒了沈睡已久的心靈。微微的暖風，灑下了滿滿一地的溫柔。好希望，能成為風的朋友。讓它背負著我、如膠似漆，就這樣一直飛越，直到世界盡頭。

孩子們嬉鬧的聲音，打斷了我沈醉於這流動空氣中的思緒。不知不覺，我走到了淡水河邊的捷運車站。川流的人群，陌生的臉孔，停駐在我茫然的眼中。隔著入口，朋友揮手，互說再見。一次又一次，人們在此分別。月台上，列車即將離站。

道別，在這分離的時刻。

一股衝動，我進入月台，坐上那節熟悉的列車。隨著時間，跟著感覺，沒有目的地的出發。暫時，忘了今天我是誰。

因為，我好想回到從前。

從前，多麼遙遠的名詞。也許是我等待太久、也或許，是妳傷我太重。透過車窗，我看見自己的臉，伴隨在夕陽與薄霧之間。有妳的畫面，糾纏著我深邃的雙眼。

腦海中的記憶，彷彿回到了遇見妳的那個早晨。

當時，天空飄著微微細雨。匆匆出門，拿起公事包當傘。到了車站，顧不得已濕透的頭髮，快步衝入冷颼颼的車廂內。隨意坐下，反正空位還多。正想打開公事包，才意識到雨水已沿著臉頰滾落而下。趕忙舉起衣袖擦拭頭髮。

我的外套，濕度百分之八十。

不願再理會這雨水的傑作，我拿出公司的企劃書，隨意地瀏覽、閱讀。眼前滿滿的文字與數字，和著不時滴下的水珠，使人心燥動；眼鏡上的霧氣，還未散去。窗外，雨水被列車遠遠拋在身後。對面的老翁，嘴裡喃喃自語，不知所云。眼前，似乎漸漸地、漸漸地模糊不清。

忘了時間過了有多久，我睜開眼睛，車廂中已經擠滿了乘客。身旁，妳正專心地閱讀著手中的書籍。大概是睡著的關係吧，我腳上的公事包，早已掉落地。

彎腰下去，準備撿拾，卻被妳的雙腿擋住。我不好意思的對妳笑了笑，妳似乎瞭解，要我幫妳拿著書，好的幫我撿起。跟妳道謝，妳並沒有回應，卻直盯著我手上的那份企劃書。頁首，寫著公司名稱和我的名字。

快到目的地，妳突然轉過身來，微笑著對我說：我們的公司，就在隔棟的大樓裡。一直看著妳，好的久說不出話來。大概是沈默許久，還不習慣這突如其來的聲音吧。

下車後，我們一起走路閒聊。妳對我說：我的名字很特別，像首詩一般。妳要我解釋名字的含意。我講了一大堆，不怎麼真實，妳倒是聽得很入迷。到了我公司門口，想說不再見時，妳看著我的手，靦腆的對我說：書該還我了吧！把書遞給妳，我站在原地，就這樣看著妳離去，走向對街的大樓裡。人海中，只殘留妳的氣息。

留著妳，深植我心的身影。

就這樣一整天，我坐在辦公桌前，手上拿著企劃書，腦中卻滿滿裝著妳。早上和妳相遇的情景，不斷在我腦海中重

演。隔桌，女同事正看著卡片，高興的笑著。

突然想起，後天就是七夕了。

情人節。這個屬於玫瑰、等待與流淚的日子。

好不容易捱到了下班時間。收拾起文件，我匆忙趕下樓去。隔著馬路，看見妳也正好走出公司，我才裝作若無其事般，隨興的走著。過了斑馬線，妳看到了我。

先是詫異，再來卻令人意想不到，妳用愉悅的笑臉問我：「一起回家？」「不！一起吃飯。」我認真的說。

妳喜歡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讓街上流動的色彩填滿妳單調的心情；妳喜歡食物裡加一匙酸酸的醋，好沖淡妳留戀於浪漫情感中的甜蜜。妳說，妳常凝視著夜深人靜時的淡水河，讓心情徘徊在堤岸旁，聆聽著孤寂的聲音。妳像一隻撒嬌的貓，有時沈默、有時訴苦。談吐中，我注意到妳的眼裡，總是流露著一股淡淡的哀愁。忍不住問妳，妳卻說也許是妳精神恍惚，很快就會恢復。

餐廳中，杯影交錯。

送妳回家。和剛剛相比，現在的妳，顯得特別安靜。到妳家門口，看著妳即將告別，急忙拉住妳的手，吞吞吐吐地問妳：後天，能否陪我一起渡過？緊張地等待妳的回答。妳卻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似的，握著我的手，告訴我：妳會還在捷運站的入口等我。丟下這句話，妳掉頭走了。留下還不能置信的我。

總是不經意地想起，別在妳領口上的，那個心形鑽石。它讓妳更加成熟，美麗。這些日子，我在心中不停排演著與妳見面時要說的每一句話、每個動作。真心的等待，似乎

也是一種美麗的藝術。

曾經，我習慣一個人散步，徘徊在情人節的夜裡。也許是孤獨，走在被愛情圍繞的街道中，和寂寞擦身而過。心中期待著，哪一張陌生的臉孔，能夠不再閃躲，專心地聽我開口訴說。為此，我時而恍惚、時而悲喜。今年的七夕夜，即將來臨。

認識妳，好像從聖誕老人那裡，得到最好的禮物一般。

那天晚上，帶著一束盛開的玫瑰，來到妳的家門口，想給妳一個驚喜。可是，我卻遠遠看到的正和別的男人爭執著。躲到車子後頭，我聆聽著你們的談話。原來，他曾經是妳最愛的女生，前一陣子你們分手後，就不再見面。今天妳回來找妳，希望能重新開始你們中斷的感情。聽他說完，妳不禁放聲大哭，緊緊擁在他的懷裡。終於明白，其實妳的心中，依然惦記著屬於他的一切。只是，妳從來不曾對別人說，包括我。

說謊，騙自己並沒看見這一切。形單影隻，天空飄起毛毛細雨。我的心情，和地面一樣潮濕。是他吧？妳眼中那股淡淡的哀愁。在這樣的夜裡，我試著讓自己的心，像往常一般地平靜。又一個寂寞的夜晚，我必須單獨面對。哪裡傳來了憂傷的旋律？那曾經是我心醉的單聲。愛，卻必須遠離。放任著這股流過心上的情緒，我無處躲雨。

我在雨中，妳在他懷中。

步入自己的房間，我與緊握手中的玫瑰，楚囚相對。在他離開妳的時候，我填補了妳空虛的心靈。然而，在我的愛情最需要妳的時候，妳卻只扮演了短暫的訪客。留給我的，竟是許久的無奈與釋然。

那晚，我打了通電話給妳。說公司臨時接了一筆國外的生意，所以我忙得抽不出身。我為我的失約而道歉。妳沈默許久，對我說希望我不要在意。也許，在感情的世界裡，妳我都扮演著說謊者。欺騙了他人，也欺騙了自己。欺騙了愛情，也被愛情欺騙。這麼做，是不傷害彼此的最好理由。我卻暗自傷心。

過了幾天，我們又在同一節列車裡相遇。妳領口的心形鑽石，依舊耀眼亮麗。

妳抬頭看著我，欲言又止。就這樣並肩站著，直到下車。一句憂傷的問候，迴盪在妳我最初相遇的車廂中。

某個不起眼的早晨，我期待著，還能遇見妳。